

再回首

王环

风吹饼

走出小店,想了想,我返回去买了一大提风吹饼。过了45岁,对饼之类的食品似乎有了“免疫力”——高糖又没营养,更多的时候是避而远之的。而它不一样,这种能让我回头的饼叫风吹饼。圆形的、薄薄的、脆脆的,风一吹,就能飞走,是地瓜粉做成的薄饼。

看着眼前的风吹饼,我不禁想起小时候。犹记得小学一年级时,我们在村里的祖祠上课,到了二年级,我们才搬到崭新的莲花中心小学读书。那时的校门口,有摇着铃铛卖冰棒的,有卖腌桃的,还有一位胖胖的老婆婆静静地坐在卖风吹饼……最诱人的是卖海蛎饼的小摊,在沸腾的油锅里,海蛎饼慢慢地膨胀,变得焦黄,散发出诱人的味道……每当这时,我总是如“风一样的女子”快步跑过,因为,停留太久诱惑感更大呀。

家里能供我读书已是不易,校门口诱人的时候,我就吃风吹饼,边吃着风吹饼边看书是我难得的休闲时光。风吹饼,朴实无华,入口即化,虽不贵却不俗,熨帖着我的胃,也慰藉着我的乡愁。

前些天听到一首闽南语歌曲《阿嬷的话》,忍不住泪流满面。我的生命里偏偏少了那个无微不至的阿嬷。只能吃着风吹饼,想着自己虽没有“守护神”般的阿嬷,但一路上也遇到很多给予温暖的贵人……一片片风吹饼在手,就像风薄薄地吹起记忆——那是风吹走的夏天,是红尘里飘摇的心境,是谁也追不回的少年时光……吃着风吹饼,我会想起校门口的诱惑,想起努力托举我的父亲,想起那些擦肩而过留下温暖的人。

风吹过梦想、吹散誓言,却吹不醒记忆。记忆深处,总有最柔软的部分,有值得念想的人……这些记忆无色无味、细腻绵长,一不小心就会被风吹走,犹如一片片风吹饼。风吹饼,一饼在口,往事悠悠。

脸谱

寒霜

婆婆就像牵牛花

每次回到漳浦老家,我一进门就喊:“妈,我回来了。”放下行李,我就跑去菜园看看,那有婆婆依时令栽种的各种蔬菜,还有绕满篱笆的牵牛花。

牵牛花是闽南乡村最常见的花儿,因为它的生命力太过于顽强,很少有人会珍惜它。它被脚踩过,被车压过,被牛羊啃过,种庄稼的时候还会被当成杂草除掉。但婆婆却特别喜欢牵牛花。为了防止青菜被鸡吃掉,村里每户人家的菜园都围上一圈篱笆,单调简陋。但婆婆会特意把篱笆边上的牵牛花藤蔓延绕上去,没开花的时候,牵牛花叶子如同绿色瀑布静静地挂在篱笆上。开花时,一朵挨着一朵,那浓郁的紫、娇俏的蓝,点缀于绿叶中,别有一番“绿蔓如藤不用栽,淡青花绕竹篱开”的诗情画意。

牵牛花耐旱、耐寒,不择土壤,无论何种环境,它都能茁壮成长。在我眼里,婆婆就像那顽强的牵牛花,她总是乐观豁达,遇到困难,微笑面对。20世纪60年代初,婆婆从山下嫁到贫瘠荒凉的山上,走的是蜿蜒盘旋的山路,晚上靠煤油灯照明。婆婆和公公在生产队干农活,要养活七个子女,日子过得十分艰难。婆婆从不怨天尤人,她和公公一起奋斗,用勤劳的双手盖起两间房子,还培养出两个大学生。

我和先生结婚时,婆婆已50多岁了,还插秧、割稻、砍柴、种菜、喂猪,劳作不停。2016年,已经70岁的婆婆还在帮务农的大哥放牛。一天,婆婆牵牛回家,半路上牛突然发疯往山下冲,瘦小的婆婆被重重地绊倒在地,胸口、手脚都被小石块擦伤,破皮流血,婆婆回家自己包扎了一下,强忍着疼痛还是坚持干活。大哥知道后,把牛卖了,婆婆才终止了她的放牛活计。婆婆就像牵牛花,虽然枝蔓柔弱,却坚韧不拔。

牵牛花有个别称,叫“勤娘子”。勤劳的婆婆常与牵牛花比谁起得早,清晨公鸡才刚啼晓,婆婆就已经煮好了稀饭,迈着短促的步到菜园给果蔬浇水,顺便摘一把青菜回家。刚结婚那会儿,我喜欢睡懒觉;后来,我做了母亲,也像婆婆一样早早起床忙活。晨曦微露,去看牵牛花在朝阳下舒展笑颜。

从初夏到深秋,看一朵一朵朴实无华的牵牛花静静地绽放,看婆婆在菜园里忙活,一脸平和满足,我只觉得岁月静好。

城市副刊

老照片

洪敦辉

20岁我参军了

1963年我的新兵照片。



1963年我退伍前的照片。

《人民日报》有一期夜读节目是关于20岁的青春应该是什么样的,其中有句话,我记忆深刻:“20岁的青春应拒绝眼前的安逸,在奋斗的年纪好好努力,在磨砺中锻炼心性,相信日积月累的力量。”

20岁的青春应该是什么样的呢?是“鹰击长空,鱼翔浅底”,是“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”,还是“书生意气,挥斥方遒”?20岁的青春离我虽然已经很遥远,但照片却记载着那段难以忘怀的岁月。

20岁那年,我参军了。1958年2月27日,农历正月初十,还未来得及与家人共度元宵佳节,我就告别母亲兄嫂来到新兵集中站——市实验小学门口集合。阵阵鞭炮声中,市领导和部队领导来到现场看望我们,他们赞许我们“以实际行动,积极响应征召,担负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”,我们这群即将入伍的年轻人也大受鼓舞,心情激动。第二天,我们穿上了绿军装,成了一名新兵。

记得我和战友们乘坐十几辆部队的汽车沿福厦公路出发,下午到达福州市北郊新店的通信团驻地。我们这些新兵被暂时安置在营区外的大礼堂,先体检复查,再理发。



1958年2月的入伍通知书。

新兵连共编成四个排,3月12日,我们打好背包在团部大操场集合,随后被分

配到各个连队。3月22日,我被授予列兵军衔,戴上了帽徽领章。4月10日我们参加了新兵入伍宣誓。

入伍几个月后,我们这批新兵第一次执行任务。1958年7月15日台风袭击福州,部分线路遭到严重损坏,我所在的八连被派遣进行抢修任务。20日晚,我们接到通知,第二天到厦门执行任务,21日晚我们到达泉州,因大桥抢修无法前行,桥修好后,我们连夜出发,于22日上午抵达厦门。我和战友们在各班班长的带领下,分别在马巷、云顶岩、万石岩和白鹿洞等地执行任务。参军5年,我在部队入了党,4次被评为“五好战士”,是绿色军营磨炼了我,让我的青春无悔。

近期,耄耋之年的我和战友们正在筹备入伍65周年的庆祝活动,许多沧桑往事都随岁月流逝而遗忘,但20岁参军入伍的记忆却永不磨灭,如同《青春之歌》里写的那句话:“有一种力量,叫信仰,有一种激昂,叫青春。革命的青春,热血沸腾,奋斗的青春,坚定不移,前进的青春,无怨无悔”。这就是我的青春,人生中有过当兵的历史,我自豪!

亲历

家艺

家有“粮证”

“粮证”,与集体户口一样,一般由单位或学校统一保管。记得当年我考入厦大读书,我的户口、粮籍关系都迁移到学校集体户,那时每位大学生每月口粮核定量为28斤,我为自己终于吃上商品粮而感到开心。

读大学时,我们每天将政府供应的粮票换成学校的饭菜,去学校食堂购买香喷喷的饭菜,至今仍记忆犹新。比如,上大学时我才第一次吃上糖醋排骨、回锅肉,饭吃得香,我的身体也长壮实了。有时晚自习回宿舍饿了,还可以用粮票去东边社小吃店换馄饨吃。大学毕业后,我参加工作,我的户口及粮籍关系一并转移到单位的集体户上,每月也有核定的口粮。

记得那时通过“粮证”还可以兑换本

市、本省、全国的粮票。当时,如果要到北京、广东等地出差,出发之前得将福建或厦门的粮票换成全国通用的粮票,否则到了出差的城市就吃不上饭了。直到结婚后,我们才有了独立的“粮证”。

后来,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,物资的日渐丰富,“粮证”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,再也派不上用场,也因此躺在抽屉里“长眠”了。“粮证”,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存在过、发挥过功效的重要证件之一。如今的年轻人,可能很少见过“粮证”,更别说兑换票之类的票据了。现在,我们到单位说粮票,或者到饭店消费,根本不用看“粮证”,也不用粮票了,直接用手机刷卡支付就行了——这世界,变化实在太快啦。

情网

雪峰

当妈妈不再强势

牌”,她会声泪俱下地“忆苦思甜”“现身说法”,反复用她吃过的苦、受过的罪教导我要争气、要有出息,像念经一样讲“做人要行得正”“待人要和善”“做事要勤快”“立身要有本事”等一大堆道理,听得我头皮发麻。

等我们都能独立生活了,妈妈也老了,但强势的她依旧牢牢地掌管着这个家,家里大事小事还得由她作主,如果有违“旨意”,后果会很严重。记得我第一次带对象回家,因为没有征得妈妈的同意,她很不高兴,好几天不理我。可能是跟小时候的经历有关,妈妈生性敏感,还有点“小心眼”,她脸色难看,非得我们反复检讨自己才能哄她开心。

妈妈的强势,还在于她的“远见卓识”。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,很多人家选择早早让孩子辍学回家做工,妈妈却坚持

让我们读书。我的几个哥哥都说,当时连父亲都不情愿送他们去读书,是妈妈说:“娃娃们没有文化会吃亏,生活再苦再难,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他们送到学校去。”三哥还告诉我,妈妈为了逼他去上学,拿着棍子追了他好几里地。所以说,是妈妈的长远眼光,给了我们改变命运、创造幸福生活的资本。

我庆幸有这么一个强势的妈妈,本以为强势会伴随她一生,没想到,她的晚年却不再强势,不再过问子女的事,整天有说有笑的。我妻子一直说:“老娘是越老越慈祥,越老越没脾气。”对于妈妈的这个变化,我一直想不明白。直到听到一句话:“父母强势的时候,说明他们还在为儿女奉献。父母不再强势,是因为他们老了,需要儿女们的照顾。”我猛然醒悟,泪眼婆娑。

人间草木

康默

苦菜

大大缓解了。从此,我就爱上了苦菜。在我走出闽南山区之前,苦菜一直是我家餐桌上食之不厌的一道菜。母亲为了去掉苦菜的苦味,总是换着法子做,炒、炖、腌、拌,和地瓜粉掺在一起揉一揉,上锅蒸成饼子,我们全家都很爱吃。

同村小伙伴周不凡的父亲患有慢性病,家境穷困。小学最后两年,我们要到附近的中心小学寄宿,我和他同住一间宿舍。他每周带的菜春夏以鲜苦菜为主,秋冬以腌苦菜或苦菜干为主。吃饭时我们坐在一起,我请他吃点我的菜,他很客气,从

不动筷子。倒是我有时会尝尝他带的鲜苦菜,真是苦得无法下咽,我皱着眉头对他说:“这么苦的菜怎能吃呀?我妈做的苦菜煮猪大肠都不会苦呢。”“那是因为苦菜的苦味被猪大肠吸收了,你过的是富日子呀!”周不凡说。他的生活是全班最苦的,而学习成绩却总是全班最好的,后来我们一起参加高考,他被清华大学录取了。

苦菜虽苦,但苦菜开花却很美,尤其是山坡上连片的苦菜开花,更是美丽。山野的苦菜绽放了,黄得耀眼,紫得朴实,一朵朵苦菜花迎着阳光,灿烂无比。

家事

波渡

宝贝,快睡吧!

前不久,我到别的单位进行交流学习,新单位离家远了些,给我提供了宿舍,方便我午休,可我的问题还是有——如果中午我不回家,那原本由我承担的二宝午休哄睡任务交给谁呢?3个多月大的二宝,睡眠时间还不固定,唯一可以确定的,就是中午他必须玩上一会儿才能心满意足地入睡,这“一会儿”,可长可短,而哄睡的人自然得坚持,简而言之,这是个相当棘手的任务!

交给我的母亲吗?她一天忙里忙外,又得洗衣擦地,又得买菜做饭,已十分辛苦。交给我的妻子吗?她天天半夜起来给二宝喂奶换尿布,白天也是带二宝的主力军,中午肯定十分困乏了。交给我的父亲吗?他也是要上班的人……最终,我还是选择天天中午回家。在卧室里,我和妻子轻声说着话,抱着二宝慢慢来回走动,等到差不多的时候,我示意妻子先睡,毕竟,她辛苦半天了,我挺心疼她的。待妻子睡下,我再一低头,眉毛一挑,嘴巴一翘,开始和二宝真正的“较量”。

二宝可喜欢和别人互动了!看着我做鬼脸,他的眼睛笑成了月牙儿——天啦!这可不是我想要的效果!我赶忙不和他面对面,一手护住他的颈椎,一手托着他的臀部,把他紧紧搂在胸前,继而迈着独创的哄睡专用步伐,晃悠悠地来回走动,嘴里还不忘切换成“低音炮”输出模式,哼出让人昏昏欲睡的摇篮曲,就这样,他看不到我,我也看不到他……15分钟过去了,在刚刚过去的鸦雀无声的15分钟时间里,作为两个娃的爸爸,我有绝对的自信,他睡着了。可打脸的速度着实来得太快,在窗帘所营造的昏暗环境里,一双明亮如星的大眼睛终究是和我的双眼对视上了,不偏不倚,一个惊喜,一个无奈……我的手臂已开始发酸,索性就让他半躺在我的怀中吧。但这回他却不再乐意了,四肢乱舞号啕大哭,非要我重新把他竖着抱起来,这似乎是有意刁难我……

想起前天晚上,二宝在婴儿车里大哭,爷爷、奶奶和妈妈先后把他抱起,可他的哭闹声却未曾减弱分毫,正当大家束手无策之际,我将他抱起,他竟破天荒地在我怀中眉开眼笑了!想起那个甜美的笑,没来得及午休,很有点困意的我瞬间竟精神抖擞——此刻,我正含情脉脉地看着他,心头暖流四溢,亲爱的宝贝啊,快些睡着吧……

相思树

方好

栽种桃李声闻远

小时候,我喜欢跟着奶奶去舅爷家做客,印象最深的是舅爷客厅高高悬挂着的“教育世家”匾额。舅爷黄种揆注重家风家教,要求子孙后代秉承“孝悌忠信,谦恭仁厚,行善积德,勤俭克己,耕读传家”的家训。在优良家风的熏陶下,舅爷家有11人从事中小学教育。

舅爷从事教育工作41年,栽种桃李声闻远,还热心于家乡的公益事业。家乡南安仁宅中心小学曾在舅爷新居落成时撰联称誉:“忠实做柱石,耿直为栋梁。”这美誉来源于舅爷“三进仁宅小学”的事迹。

1951年1月,在恩师黄种包的大力推荐下,舅爷到母校仁宅中心小学任民办教师,从此,舅爷与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,并将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公益事业。1963年舅爷二进仁宅中心小学任职,为了完善校园建设,他特意写信给侨亲黄种余先生筹募资金。1978年,仁宅中心小学学生人数激增,校舍紧缺且破旧,舅爷服从组织安排,第二次回到该校,担任校长职务。舅爷深知,要振兴家乡教育,就要利用侨乡的优势。他联系黄氏德高望重的宗亲,联名给身在海外的侨亲写信,请他们捐出善款支援家乡的教育事业。不久,旅菲侨亲黄泉兴先生寄来第一笔善款,舅爷就用这笔钱盖起了7间教室、1间厨房,还挖了一口水井,极大地改善了仁宅中心小学师生的学习和生活环境。

“三进仁宅小学”只是一个开始,为了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,舅爷通过上百封书信联系到不少侨亲回乡献爱心,侨亲们的一笔笔善款,办起了好几所中小学,还设立了资助贫困学生的教育基金,更带动侨亲捐资创办医院,修桥造路。

40余年的风风雨雨,舅爷始终爱岗敬业、屡创佳绩,他以一颗赤子之心争取侨资、建设侨校,搭建与海外侨亲沟通的桥梁,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增砖添瓦。舅爷虽已辞世,但他始终是我们的榜样,激励着我们这些后辈努力奋斗。

闽南话本

水活

色牛抡尾后

闽南俗语“色牛抡尾后”,“色”指奸巧,“抡”指躲避、藏匿,“尾后”指后面。这句俗语说的是两头或多头牛一起拉车、拉犁,有奸巧的牛会慢慢步,落在后面,这样就可少用力不用力了。人们借此俗语揶揄那些共事时投机取巧、偷懒耍滑的人,或遇到事情就让人打头阵,自己则在后面观望的人。